



00002

三家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疏

韓詩大雅一

文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五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筆管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其衣冠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

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是以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恁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

韓詩遺說攷

卷四

二

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喬樅謹案無所疑恁句本皆脫恁字今據荀子

補又其命維新下本或多可謂白矣謂五字元

刻本無今從之

疊疊文王

韓詩曰疊水流進貌

文選吳都賦注

案臧鏞堂輯韓詩說以此入鳧鷖在疊下蒙謂吳

都賦清流疊疊與水爲韻則疊字不讀如門疊音

與下董欣芬艱不協則非鳧鷖在疊章句也臧誤

採之又案詩碩人頤衣妻媵私韻北門敦遺摧韻

採芑焯雷威韻杖杜偕近邇韻古音脂微齊皆灰
旨尾與諄文欣魂痕亦可諧然鳧鷖詩涇沙渚皆
實地可指又不應於疊字獨異其例且訓水流進
貌則在字亦不可通矣此注當是疊疊文王之訓
下句云令聞不已是有進義故韓詩釋疊疊爲水
流進貌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韓詩外傳八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
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
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
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且人道不和
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古典其職憂
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甯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又外傳十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爾何
爲者也對曰臣麥邱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
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
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
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同壽金玉
是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

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泣下曰願吾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四

祖宗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樅謹案邦人卽封人封邦古字通用御覽七百三十六引韓詩外傳亦作麥邱封人惟新序四作邑人蓋叟爲其邑之封人也湯以下十二字舊脫趙懷玉校本據御覽七百三十六引補之

又曰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

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前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又曰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五

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龔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故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樞謹案里鳧須左氏僖廿四年傳及晉語四並作豎頭須惟新序雜事四作里鳧須與韓詩

外傳同梁玉繩曰案豎未冠者之官名頭字古叶全都切與鳧音近里蓋其氏此傳聞之別非有二名也

補漢書王吉上疏曰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曰言治左右不正難曰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其本也

無過爾躬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六

韓詩曰過病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過止也義與韓異韓詩訓過爲病者過湯害古以音同通假害與病義相近一曰廣雅釋詁瘍病也韓蓋以過爲瘍之段借字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韓詩外傳五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王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聖賢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也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

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大明

天難說，斯不易。惟王

韓詩外傳十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承王天命，畏之無彊，厥躬無敢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位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說，斯不易。惟王。

案詩攷引外傳作說，今本改忱非。

喬樞謹案：鄭君箋詩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此讀易如字。今據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難說，斯不易。惟王。是以易爲難，易之易與毛義不同。文王詩：駿命不易。箋云：天之天命不可改，易亦讀易如字。其注禮記大學篇引詩曰：天之天命持之誠不易也。彼用三家詩說，故讀同難易之易耳。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七

天謂殷適使不俟四方

韓詩外傳五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問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問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問邈然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黑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夫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八

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未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王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憮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俟四方

喬樞謹案天謂今本外傳作天位此據詩攷所引改正俠毛詩作挾傳云達也孔氏廣森曰按

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
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
得通於四方真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
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
浹日之浹非胡承珙曰按爾雅釋言浹徹也徹
卽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鄭箋云使教令不
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韓詩外傳亦以令不行
釋詩不挾義與毛鄭同蓋挾挾浹古皆通也馬
瑞辰曰爾雅釋言訓浹爲徹釋名云達徹也小
爾雅曰徹達也說文無浹字古浹字止作挾荀

韓詩說攷

卷四

九

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浹是浹
古作挾之証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挾四方位
乃挾之通借字

又案師襄子初學記十六引韓詩作師堂子文
選七發李善注引韓詩作師堂子京堂襄音近
子京其字也梁玉繩曰師襄子是衛樂師非論
語擊磬襄故古今人表判列爲兩人自王肅僞
撰家語其辨樂篇襲韓詩外傳而妄增擊磬爲
官之言遂合二襄爲一誤矣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補三國志曹植疏體文王翼翼之仁

磬天之妹

韓詩曰磬譬也

釋文○又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倪磬云倪磬也正義曰此倪字韓詩作磬則倪磬同也說文云倪諭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段氏玉裁曰說文倪諭也此以今語釋古語倪者古語磬者今語是以毛詩作倪韓詩作磬如十七篇之有古今文許不依傳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十

云磬而云諭者磬非正字以六書言之乃倪之段借耳磬磬古通爾雅磬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曰倪說文一曰聞見也聞當作聞釋言聞倪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聞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聞見之胡承珙曰案傳以磬釋倪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毛以磬釋倪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倪是聞見盧氏文弨又從聞見為義說皆非是後漢書胡

廣傳倪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聞見曰聞見則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倪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一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郝氏懿行曰爾雅釋詩當倪在間上今本誤倒耳說文云倪譬諭也一日間見卽本韓詩爾雅爲訓間者釋詁云代也聞見猶言不常見也凡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云罕譬而諭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間見其義一也馬瑞辰曰今按代亦比擬之詞猶言譬也古者以此易彼謂之代以此擬彼亦謂之代晉宋人擬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又以此擬彼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間是知爾雅以間釋倪間代之義亦與譬通矣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補後漢書邳暉曰昔文王不忍露曰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衆

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時尙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聲伐大商會朝清明

韓詩曰亮相也

釋文

喬樞謹案尔雅釋詁亮相並訓爲導相又訓勸

亮又訓右勵右義皆爲助導引佐佑皆所以爲贊助也書惟時亮天工史記五帝紀作惟時相天事是以亮爲相相卽佐佑之義也亮與諒涼古以音同通用毛詩釋文云涼本亦作諒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到於邢邱輒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輒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乎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

韓詩遺說攷

卷四

五

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時

喬樞謹案皇皇毛詩煌煌亮毛詩作涼今本外傳亦作涼非當從釋文亮字爲正

縣

縣縣瓜颺

韓詩曰縣縣瓜颺○薛君曰颺小瓜也

文選壯大潘岳懷縣詩注

喬樞謹案爾雅釋草貳貳其紹陟舍人汪貳小
貳也與薛君訓同釋草又云貳九葉釋文引舍
人云貳九葉九枚共一莖則其爲小貳可知也
陶窳陶穴

補玉篇穴部窳地室也詩云陶窳陶穴

喬樞謹案玉篇又云窳或作窳亦作復作窳者
齊魯之異文作復者毛氏古文以復爲窳之消
借也

古公直父來朝趣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補吳越春秋卷二古公直父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

華詩遺說五

卷四一

三

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始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
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
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所養
害所養國所以亾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
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與我何異邠人父
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斧斨而歸古公居二月成
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補吳越春秋五豈父讓地而民發於岐

喬樞謹案趙長君著吳越春秋見於後漢書儒
林傳長君治韓詩者所著詩細蔡邕讀之以爲

長於論衡隋書經籍志尙載長君韓詩說二卷
詩歷神淵一卷今惟吳越春秋僅存十卷耳

補玉篇走部趣遽也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喬縱謹案趣毛詩作走箋云來朝走馬言辟惡
早且疾也鄭意以走為趣之假借故不煩改字
直訓為疾疑三家今文皆作趣字顧野王所引
蓋據韓詩之文鄭君詩箋亦即用韓義申毛也

周原腠腠

韓詩曰周原腠腠字善文選
魏都賦注

韓詩曰腠腠美也

韓詩道說攷

卷四

四

案文選魏都賦腠腠垌野張載注腠腠美也詩云
周原腠腠萋荼如飴李善注引為韓詩則張注腠
腠乃凡即韓詩之義毛詩釋文云膺膺美也韓詩
同此膺毛而改以韓詩說同非謂字同也

作廟翼翼

韓詩曰鬼神所居曰廟衆經音
義十四

度之薨薨

韓詩曰度填也釋
文

喬縱謹案毛傳云度居也義與韓異鄭箋云度
猶投也築墻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

中鄭君釋度爲投與韓詩訓填義同蓋用韓義
改毛馬瑞辰曰度與坡通廣雅坡塞也塞與填
義亦相近既取土而後填之既填而後築之正
見詩言有序也毛傳訓度爲居失之

高門有閱

韓詩曰閱盛貌

釋文

補玉篇門部詩云高門有閱

喬樞謹案閱毛詩作伉魯詩文與韓同見張平
子西京賦又藝文類聚六十三引毛詩伉作閱
此三家之文非毛氏也李善文選魏都賦注亦

韓詩遺說攷

卷四

五

引毛註高門有閱均誤惟西京賦注引毛詩曰
皇門有伉云伉與閱同不誤也毛傳云伉高貌
而韓詩釋閱爲盛貌者毛作皇門皇之言高也
故以伉爲高貌韓作高門則高義已顯故以閱
爲盛貌說文阮閱也閱門高也文選楊雄甘泉
賦閱閱閱其寥廓方李善注引說文曰閱門高
大之貌也盛義與大相近說文無閱字毛詩伉
乃伉之假借韓詩閱又阮之或體耳

械櫟

追琢其璋

補玉篇定部追治玉名也詩曰追琢其璋

喬樅謹案此韓詩之文也毛詩璋字作章與此文異毛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兼金玉二者而言則毛以追琢其章爲雕琢之使成文章也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并則追亦治玉名鄭用韓義改毛又據周禮以證追琢之皆爲治玉也

亶亶文王綱紀四方

韓詩外傳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亶亶文王綱紀四方

喬樅謹案亶亶毛詩作勉勉攷荀子王制篇引詩亦作亶亶與韓詩同郝氏懿行曰亶與勉一聲之轉禮記注亶亶勉勉也易繫辭鄭注亶亶沒沒也沒沒卽勉勉聲之轉也又轉爲攷攷大戴禮五帝德篇亶亶穆穆文選封禪文作攷攷穆穆又亶亶文王墨子明鬼篇引作穆穆文王是攷攷穆穆與亶亶勉勉俱聲相轉也亶音門又讀若微故玉篇亶亶匪切亶亶猶微微也一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六

切經音義卷九引周易劉瓛注疊疊猶微也
是玉篇所本爾雅釋文亦云疊匹匪反徐鉉以
疊作媿媿與微同韓詩以爲誰侑予美之美然
則疊讀爲美與疊讀爲門又俱聲相轉矣

早麓

焉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曰焉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

躍于淵中

文選五十一王褒
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以此詩二句爲言上下察也與

禮記中庸合箋云魚跳躍于淵喻民喜得所與

韓詩遺說

卷四一

七

薛君章句同此鄭君用韓詩改毛也據此則鄭

釋焉飛戾天爲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當亦本

於韓詩

清酒既載

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

文選西
征賦注

喬樅謹案鄭箋釋既載謂已在尊中是以載爲

載之於跪與薛君訓異馬瑞辰曰載與飶音同

說文飶設也飶也从尹食才聲讀若載此詩載

卽飶字之同音假借故韓詩訓設商頌烈祖詩

既載清酌義同廣雅亦云飶設也石鼓文載皆

作覲士昏禮也俎從設北面載載亦設也

莫莫葛藟延于條校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韓詩外傳二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校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

喬樅謹案延毛詩作施施延一聲之轉呂覽知分篇引詩作延與韓文同後漢書黃琬傳注引詩亦從韓作延箋云延蔓于木之條校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鄭以延蔓為訓是用三家之義禮記表記引詩施于條校注云如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大

葛藟之延蔓于條校是其性也高誘呂覽注亦云延蔓于條校之上得其性也則齊魯詩文雖作施而亦訓為延蔓與韓義同又案皇矣詩施于子孫箋云施猶延也則施延訓義並通

思齊

則百斯男

補後漢書順烈梁皇曰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韓詩曰刑正也

釋文

喬樅謹案孟子引此詩刑于寡妻趙岐注亦訓

刑爲正邪卿用魯詩者是韓詩義同毛傳云刑法也法正古相通假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易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法所以正人之不正者說文金古文法字玉篇同則法亦正也馬瑞辰曰毛韓詩法與正同義史記賈生傳法制度猶言正制度也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以爲治也

補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周之文王亦從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咏之

韓詩遺說攷

卷四

十九

皇矣

上帝耆之

韓詩曰耆惡也釋文

喬樞謹案釋文此條引在周頌武篇耆定爾功下馬瑞辰曰案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蓋毛韓詩同義釋文誤引入周頌武篇亦猶商蓮也本韓詩澤陂篇之章句而釋文誤引入溱洧章也若以耆定爾功爲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說是也

其齒其殫

韓詩曰蓄反草也瘞因也因高填下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詩作其蓄其翳傳云木立死曰蓄自斃爲翳訓義與爾雅釋木同韓詩以蓄爲反草者意以其蓄其翳其灌其樹爲總言草木異於毛傳之以樹釋柵訓爲木名也詩言作之屏之作起也屏除也四方之民歸往岐周闢草萊刊樹木而自居處草之蕪穢者必先芟夷之故首言其蓄謂反草而蓄殺之也木之顛仆者亦先除去之故次言其瘞也爾雅曰木自斃神說文神字作植云仆木也植取顛仆之義人瘞

韓詩遺說攷

卷四

三

則仆木斃則顛故韓詩以瘞爲因高填下填卽顛之取借耳又云修之平之其灌其樹此亦分別而言木之叢生者爲灌則修而削之木之旣斃復生者爲樹則平而治之爾雅釋詁烈枿餘也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枿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肄說文櫨伐木餘也字或作櫨櫨與烈通是櫨爲木之餘葉矣四者皆開山通道之首事也下文云啓之辟之其櫨其櫨攘之剔之其槩其柘此乃闢地定居之事櫨櫨易生之木故其地則啟而闢之槩柘有用之材故其樹則攘

而別之如是者土地既廣樹木亦茂故下章即繼以柞棫斯拔松柏斯兌也

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上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五

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句有要於扶微

者可以立季遂立而養字有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

孔子曰太王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

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

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

吳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補吳越春秋卷二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

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二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諡古公爲太王追封太伯於吳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

詩正義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五

韓詩曰莫定也

文釋

補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莫靜也

文選西征賦注

喬樅謹案文王毛詩作王季莫毛詩作猶詩正義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

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猶左傳樂記皆作莫釋詁云猶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

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今據左氏昭二十八年傳及禮記樂記徐幹中論法象篇

引詩並作維此文王是魯齊與韓三家今文同

爾雅貍莫亦作貉嗅陸氏釋文云貉本又作貍
嗅本又作莫是陸所據本爲貉嗅定也說文嗅
啾嗅也玉篇嗅靜也莫字蓋嗅之消借又案文
選西征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寂無聲之貌
也寞靜也寂寞與啾嗅同疑韓嬰內傳釋莫爲
寂寞而薛君著韓詩章句又申釋其義也余雅
爲魯詩之學疑魯詩文作嗅說文啾嗅之訓卽
本魯說魯韓雖文異而義並同也

無然畔援

韓詩曰畔援武強也

釋文

韓詩遺說攷

卷四

五

喬樅謹案毛詩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
援猶跋扈也此用魯訓改毛跋扈卽武強之貌
義與韓詩相近詳見魯詩遺說攷

無然歆羨

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

文選孫綽登天台山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無是貪羨攷說文羨貪欲也

文選歸田賦注引字林訓同廣雅釋詁一羨欲

也毛云貪羨猶言貪欲也韓詩訓羨爲願者願

卽欲之意淮南說林訓臨河而羨魚高誘注亦

云羨願也

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文選九楊雄長

注 楊賦

韓詩曰曲京曰阿文選西都賦注

○衆經音義一

喬樅謹案說文陵大阜也釋名釋山曰大阜曰

陵陵隆也體隆高也廣雅釋邱云四隤曰陵廣

雅之訓與薛君章句同即用韓詩義陵之爲象

中央隆高而四面隤以漸而平故凌遲亦曰

陵夷言其勢漸頽替如邱陵之漸平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二五

韓詩外傳五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

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

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

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喬樅謹案則天地之體各本則多作首惟虞山

毛詩本作則今從之

與爾隆衝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隆作臨宋綿初云隆臨一聲之

轉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

爲臨慮由聲近故通用段氏詩經小學云隆衝
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
喬縱攷隆衝亦作衝隆淮南兵略篇云故攻不
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鹽鐵論亦云衝隆不足爲
強是明以隆衝爲二隆蓋轆車衝則轆車是說
文轆陷陣車也轆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蓋取
其以高望遠則謂之隆車取其以上臨下則謂
之臨車左氏成十六年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
晉軍卽韓詩所謂隆者是也胡承珙曰宣十五
年左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杜注云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一五

樓一上望檣成十六年傳注亦云巢車車上
爲檣巢車樓車皆卽詩之臨車孫武子曰攻城
之法修其轆輻輳輻輳與檣同後漢書光武紀
衝軻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慎曰軻樓車
也前漢書敘傳衝軻閑閑卽以軻當詩之臨然
則臨衝爲二車其義不可易矣

崇墉仡仡

韓詩曰仡仡搖也

釋文

喬縱謹案毛傳云仡仡猶言言也毛訓言言爲
高大則仡仡亦訓爲高大矣鄭箋云言言猶尊

孽將壞貌則釋佗佗當亦爲將壞之貌鄭君蓋用韓說以改毛義胡承珙曰案僖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衛伯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後漢書伏湛傳崇國守城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大訓如爾雅大籥謂之言李巡曰大籥聲大者言言也証鄭意欲見崇無堅城故訓言言爲孽孽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之有本矣卽如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籥小者謂之筴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筴筴小也此亦可証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喬樅攷說文土部屹牆高也詩曰崇墉屹屹張載魯靈光殿賦注云屹猶孽也高大貌詩曰崇墉屹屹屹當爲齊魯詩異文而義並訓爲高是齊魯詩與毛訓同韓以佗佗

爲搖者據詩言隆衝皆用以攻城之具故釋佗
佗爲動搖之貌也

靈臺

於物魚躍

薛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

文選

曲水
詩注

於樂辟靡

韓詩說曰辟靡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
言辟取辟取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
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

韓詩遺說攷

卷四

七

之郊立明堂其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

絜清也

詩正義
引異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靡以節觀
者戴氏詩攷正曰辟靡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
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
雍諸侯曰頍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

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
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此詩靈臺
靈沼靈囿與辟靡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
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

後尤協矣胡承珙曰案詩疏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雍同處在郊則辟廡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廡卽繼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京行辟廡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是辟廡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爲泮宮不得同於天子而辟廡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廡所以教天

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詆誡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廡同義卽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龐敦王在雝位格廟冊龐是辟雝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公彌文之制如推其原始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廡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三十里似非無據至辟雝卽周頌之西雝彼傳云

雖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於此則
辟廡在郊可知謂之西雝則在西郊又可知王
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爲殷
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雍大
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
王之鎬京辟雍殆立於國中歟

矇聵奏功

韓詩曰矇聵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

無見曰聵

文選演珠連注

喬樞謹案史記屈原列傳集解引亦作矇聵奏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无

功從韓詩也毛傳作奏公傳云公事也小雅六
月詩以奏膚公傳云公功也則毛釋公爲事正
以公乃功之段借耳王逸楚詞懷沙章句引作
矇叟奏工叟卽聵之消借工功古書通用叔師
所據是魯詩之文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
詩承上作樂言之故云奏功也

下武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韓詩外傳五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
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

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王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應侯順德

補酈道元水經注潞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卷三十一

韓詩遺說攷

卷四

三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九卷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一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與韓詩外傳同惟應侯作唐侯順德作慎德爲異攷隋書經籍志陳留風俗傳三卷漢議郎圍稱撰其說疑卽本韓詩慎順古文通假毛詩定本作慎德集注本作順德淮南子引詩亦作慎德是知三家文有假順爲慎者應字作唐疑傳寫之誤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臣瓚

注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此屬并州與陳留無涉地理志又云潁川郡父城應鄉故國周武王所封潁川與陳留相近父城爲應鄉故國則陳留風俗傳所紀確爲應侯無疑師古漢書集注引臣瓚曰呂氏春秋成王以戲授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成王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喬樅謂班志武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三

王乃傳寫之誤當作成王爲是成王桐葉之封見史記晉世家及呂氏春秋重言篇皆以爲叔虞事叔虞封唐唐應皆成王之弟傳聞異詞或亦以此爲封應侯事故韓詩引以証詩之應侯順德臣瓚謂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者瓚用魯詩故不信韓詩外傳也

補羅泌路史國名紀應韓詩云侯國

喬樅謹案路史又引盟會圖云汝之魯山有應

城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五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始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喬從謹案毛傳釋此詩不遐有佐亦云遠夷來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三

佐也與韓詩說同鄭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與毛韓義異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曰烝美也

釋文

喬從謹案毛傳訓烝爲君君哉亦美之辭也訓義並通

築城伊洳

韓詩曰洳深池

釋文

案說文門部闕重文闕云古文闕从洳韓詩減作

洫此其例也

喬樞謹案毛傳云泮成溝也鄭箋云方十里曰成泮其溝也廣深各八尺馬瑞辰曰傳成溝當爲城溝之譌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說文城有水曰池城無水曰隍是也泮洫古通故韓詩作洫訓爲深池池亦稱溝虞翻易注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是也說文洫字注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與箋說合箋蓋以城之有洫猶成間之有洫遂舉成洫以明之非以詩所言卽成間之

韓詩遺說攷

卷四

三

洫也箋又言築豐之城大也道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蓋謂文王城十里與方十里爲成同喬樞謂馬以毛傳成溝爲城溝之譌此不然也洫本成間之溝名毛詩假泮爲洫字故傳以成溝釋之明築地鑿池卽仿成溝之制馬元伯膠執天子城方九里之數以鄭言文王城方十里爲誤則近於固矣

王公伊濯

韓詩曰濯美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濯大也與爾雅釋詁訓同方

云濯大也荆吳揚颶之間曰濯韓詩以濯爲美者美字从大則美亦兼有大義也

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四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與形同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案首句東西互易與毛詩異卷五兩引詩亦然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四文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一

三

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子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樞述

韓詩大雅二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

史記周本紀注

韓詩說曰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毛詩正義引異義

誕彌厥月

韓詩曰誕信也

文選廿陸雲大將軍譙合詩注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喬樞謹案毛傳釋誕為大與爾雅釋詁合說文

誕詞誕也誕訓大言故又引伸為虛詐之義廣

雅釋詁一誕信也此用韓詩義誕既訓詐又得

訓信者猶之以亂為治以徂為存皆詁訓之義

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
之冰鳥覆翼之

補吳越春秋卷二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為帝嚳

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

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

娠恐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天帝之跡
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辟
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
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
收而養之長因名棄

補曹植仲雍哀辭曰昔后稷之在寒冰鬪穀之在楚
澤咸依鳥馮虎而無風塵之災

孰之戎菽戎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

補吳越春秋后稷爲兒時好種樹禾麥桑麻五穀相
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粟麥豆稻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高而居堯聘棄使
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
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姓姬氏
補賈公彥周禮太宰疏生民詩云藝之戎菽戎菽大
豆后稷之所殖

喬樞謹案戎菽毛詩作荏菽傳云荏菽戎菽也
箋云戎菽大豆也賈疏所引詩直作戎菽當爲
韓詩之異文爾雅釋詁戎王竝訓爲大壬任古
字通用戎荏一聲之轉

拂厥豐葦

韓詩曰拂弗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拂作弗傳云弗治也攷爾疋釋詁弗治也是弗卽弗之通假韓詩釋拂爲弗則拂亦除治之義也方言云弗拔也弗本訓道多草不可行草多必拔去之故卽以拔草爲弗此引伸之義也廣雅釋詁拂除也又拂拔也拂去也訓義並同馬瑞辰曰弗與拔雙聲弗當爲拔之假借弗與拂又弗之聲近通借拔借作弗猶被之借作弗福之借作祓也

后稷肇祀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三

韓詩說曰三王各正其郊

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樅謹案肇毛詩釋文不言韓氏字異然據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毛詩商頌箋讀肇域之肇爲兆知三家今文肇皆作兆此后稷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正義以爲肇宜作兆春官小伯宗兆五帝於四郊是也鄭注表記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此用齊詩說詩箋則云后稷肇祀上帝於郊雖與記注異義然讀肇爲兆則仍從三家之說也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補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補書檀求通親親表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嘉肴脾臄

補玉篇肉部臄口上阿也詩曰嘉肴脾臄

喬樅謹案毛詩肴作馐毛傳云臄函也文字訓
義皆與此異知此所引爲據韓詩也又毛詩釋
文引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亦以臄爲
爲口上阿與玉篇訓合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四

酒醴維醕

韓詩曰醴甜而不涉也文選南都賦
注○說見前

既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
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
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
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補後漢書梁太后下詔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章帝八
王列傳

鳧鷖

鳧鷖在壘

喬樅謹案文選吳都賦清流壘壘李善注引韓詩曰壘水流進貌說者以爲卽鳧鷖在壘之章句先大夫曰案吳都賦壘與水韵則音不讀如門然此詩讀壘音若美則與下文熏欣芬艱不協非此詩章句也當爲壘壘文王之訓喬樅攷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壘師古注云壘者水流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五

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壘亦其義也此必漢儒應服等音義據三家詩訓爲解而顏注襲用之故引詩大雅不明其爲誰家漢時三家並列學官學者肄業及之非有異文異義固不煩詞贅耳毛傳云壘山絕水也箋云壘之言門也鄭卽用三家詩訓以申毛義孔疏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其說非是胡承珙曰山絕水者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非斷絕水勢之謂也馬瑞辰曰壘者疊之之變體从巛省从酉分聲與門音近故訓爲門

凡物之有間隙者皆得謂之亶方吉器破而未
離謂之亶廣雅亶裂也亶亦亶也亶有門音門
循雙聲又轉爲循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釁
亦作亶竊疑亶卽滑之假借秦風在河之滑傳
滑水亶也廣雅亶厓也讀亶爲涓正與上章在
沙在堵在激同爲水旁之地猶衛風淇厲淇側
秦風水涓水涑字異而義同也

假樂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韓詩外傳五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六

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
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填
顓頊學乎祿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
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
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
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
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

又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
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

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
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燕及朋友

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

者亡唐會要七

喬樅謹案魯臣盧氏文昭以爲與虜同史記伍
子胥傳遂滅鄒句魯之君以歸鄒卽邾也下當
云魯其君之字誤也此亦以魯爲虜可通用之
一證交友下或有受字是衍文

篤公劉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七

補吳越春秋二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
其政

補吳越春秋五昔公劉去部而德彰於夏

芮阮之節

喬樅謹案毛詩作芮鞫傳云芮水厓也鞫究也

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鞫顏

師古注漢書地理志芮阮云阮讀與鞫同韓詩

作芮阮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阮

之間耳又周禮職方氏注作洧坻李黼平曰毛

傳非訓鞫爲究蓋讀鞫爲究阮坻二字俱从尻

尻與究竝从九得聲聲同者義亦同是鞫隗坻
究四字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溫水篇注說九
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
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
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外又有
金山卽究金谿究之名此經承皇過二澗之下
則皆山谿小水故傳以爲究矣

洞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韓詩外傳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八

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
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
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
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
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
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
親尊故父服斬纊三年爲君亦服斬纊三年爲民父
母之謂也

又外傳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
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

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
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
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
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
功矣嗚乎不齊之所爲者小也爲之大功乃與堯舜
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又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
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
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
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
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卷阿

來游來歌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
以圍孔子舍子路愷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
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某之
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
也由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
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韓詩外傳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補曹植七啓聆鳴鳳於高岡

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

韓詩外傳八黃帝卽位施天天一道修德惟仁是

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十

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鳥前而麟

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首負仁

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明動

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

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理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

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之得鳳

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

象之五則鳳没身居之黃帝曰於戲九哉朕何敢與

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中宮鳳乃蔽

日而至黃帝降二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

不敢不承命鳳尸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
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集爰止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
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請使於文侯於
是文侯大說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子視其所
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
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
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弓而已亦
將喻誠信通志氣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是七命
李善注

卷四二

十一

民勞

柔遠能邇

曹植魏德論柔遠能邇誰敢不賓

板

上帝板板下民瘁瘵

韓詩外傳五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
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
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
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

民瘁瘵

喬樅謹案毛傳云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
箋云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與韓詩言君反
道而民愁訓義並同瘳瘳手孔本作卒瘳陸
本正卒懼釋文云瘳本又作瘳沈本作瘳馬瑞
辰曰說文有版無板後漢書董卓傳李賢注文
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詩皆作版版荀子楊涼注
亦云大雅版反詩爾雅版反以聲爲義卒者悴
也是知古本皆作版版反以聲爲義卒者悴
之消借說文悴慕也讀與瘳同瘳瘳皆病也韓
詩正作瘳瘳禮緇衣引詩作夏本亦作瘳爾雅

韓詩道說攷

卷四二

十二

瘳病也作瘳者正字夏瘳瘳皆取借字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韓詩外傳五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
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所謹守日切嗟而
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
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
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
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
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

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又曰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
躡爲視不出閭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
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視之聰也
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
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此之謂也

補玉篇艸部蕘草薪也詩云詢于芻蕘

喬樅謹案毛傳訓芻蕘爲薪采者此云蕘草薪
也當據韓詩之訓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七

老夫灌灌

韓詩外傳十楚邱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
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
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
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
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
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
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多將煇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三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

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隔盲煩喘痺風此之
曰十二發賢醫治之如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
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
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
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隔不作
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
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
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
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
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十四

曰多將煇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
則衆庶無疾况人主乎

又曰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
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
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
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堯
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
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乎扁鵲曰不能又
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跗之爲醫也樹木
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

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蟲頭掩目而別黑白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號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王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湯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五

子同搗藥子明炙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耳夫死者猶可藥而况空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誘民孔易

韓詩外傳五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

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
漁邊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
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鬯頑無禮而肅敬日益
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倭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
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
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
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
故聖王之教具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
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
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六

虛辭也

喬樞謹案誘今外傳本作牖此從詩攷所引又
以告獵爲化句趙懷玉校語云毛本作較獵亦
非獵字疑譌當謂告許耳

韓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樞述

韓詩大雅三

蕩

天生烝民其命匪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詩外傳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
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
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王扶携
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訖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王然後使之然也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喬樞謹案說本皆作謨今從詩攷引外傳文改

爲訖字

又外傳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
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
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外傳十傳曰下莊子好勇毋無恙時三戰而三北
交游非之國君辱之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
三年魯與師下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
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
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

之請以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示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五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二

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八有烏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烹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

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斯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羣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尙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三

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再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作以無倍無側今外傳

本仍同毛詩作時無背無側非是

天不洎爾以酒

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跌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醢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醢不可以沈不可以酒初學記二十六

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跪而上坐者謂之宴

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酒文選班固西都

賦注及卷六魏都賦注又三十五張協七命注

韓詩曰飲酒不出客曰酒釋文

喬樞謹案菘文類聚三十九引韓詩畧同初學

記十四引作外傳御覽八百四十五亦引作外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傳又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不脫屨而卽序者

謂之禮序字乃席之譌今據卷十四引作卽席

訂正文選張載七命云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

日李善引薛君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與初

學記所引文異攷魏都賦醇酎中山流酒千日

李善引薛君韓詩章句亦作均衆謂之流閉門

不出客謂之酒皆以証明流酒之義然則知作

沈者爲韓詩傳作流者爲韓詩章句也沈酒流

酒皆爲淫酒之稱說文云酒湛于酒也湛與沈

同毛詩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鄭君釋酒爲

同顏色同亦齊也蓋卽用韓詩沈湎之義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五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五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爲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遠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案外傳十引作監此引作鑒字非

又外傳十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芟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

夫曰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爰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補三國志崔炎傳炎書諫袁紹曰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

喬樅謹案季珪本傳云季珪讀論語韓詩結公孫方等從鄭元學攷後漢書鄭元傳言康成嘗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則季珪之從鄭君學當亦問韓詩之義也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六

抑

韓詩翼嬰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詩正義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韓詩外傳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韓詩外傳五水淵深廣則魚鱉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又外傳六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天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士而況國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七

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訂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韓詩外傳六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故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

百吏莫不修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
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爲政教
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訐謏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

喬樞謹案遠猷毛詩作遠猶猷與猶同書盤庚
女分猷念以相從漢石經作猶毛詩小星實命
不猶陟岵猶來無棄爾雅釋言注並引作猷又
常武王猶允塞韓詩外傳作王猷允塞是猶猷
字同之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字分謀
猷字犬在右語助字犬在左經典絕無此例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八

荒悝于酒

韓詩外傳十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
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
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
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
曰善詩曰荒悝于酒

喬樞謹案悝毛詩作湛湛悝皆猷字之假借說
文猷樂酒也是也又諸下舊衍侯字今刪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

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喬樅謹案灑掃毛傳作洒埽又田疇甚易句本皆脫甚易二字今據文選籍田賦注引補

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韓詩外傳六古者有命民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

韓詩遺說

卷四三

九

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喬樅謹案御覽六百三十七引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至而民莫敢犯也不云外傳者當是省文耳趙懷玉校本云皆有罰句上舊本無乘飾車駢馬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告爾人民句詩

攷引外傳作告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質字非
補馮衍刀陽銘修爾甲兵用戒不虞

喬樅謹案敬通此銘卽用抑詩四章修爾車馬
弓矢戎兵及五章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之語甲
兵疑當作戎兵古戎字作𠄎轉寫譌脫其半遂
書爲甲字耳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
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
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十

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
行不贊之詞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又外傳六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
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輪公通意揚其所
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
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
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
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
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諺辭謂之苟四者所
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

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韓詩外傳上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喬樞謹案今本從毛詩改作讎此據詩攷引爲

酬字毛古文作讎乃酬之假借列女傳引詩作

醕醕與酬同藝文類聚三十一引作誦誦卽酬

字見衆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

補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喬樅謹案陳球傳引詩二語文同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六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者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十一

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喬樅謹案承承據詩攷所引如此今本外傳同

毛詩作繩繩非是馬瑞辰曰繩與承聲近韓詩

作承承蓋取子孫似續相承之義毛傳云繩繩

戒也繩與慎字音近義通下武詩繩其祖武後

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慎其祖武故爾雅毛傳並

以繩繩爲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

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據箋訓則鄭君所見經

文作萬民不承無靡字據釋文云一本靡作是則作萬民是不承不爲語詞猶云萬民是承也惟韓詩外傳引作萬民靡不承則今本毛詩蓋沿韓詩之誤喬樅謂經文作萬民靡不承語氣正順毛韓師傳各異文或不同要不得是彼非此而以韓詩爲誤也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韓詩外傳六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十三

嗚呼小子

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

文選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薛君章句曰嗚歎辭也

文選廿六陸機赴洛道中詩注

喬樅謹案此所引韓詩外傳外字疑內之譌嗚

毛詩作於攷說文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于

呼也取其助氣故曰爲烏呼又云論古文烏象

形於象古文烏省段氏注云烏取其字之聲可

以助氣故以爲烏呼字此發明假借之法與朋

爲朋黨來爲行來一例古者短言於長言烏呼於烏一字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今文尙書悉爲於戲字古文尙書悉爲烏呼字而詩皆云於乎中古以來文籍皆爲烏呼字按經傳漢書烏呼無有作嗚呼者唐石經誤爲嗚字十之一耳近今學者無不加口作嗚殊乖大雅韓詩嗚字當作烏爲正

聿喪厥國

釋文○詩正義同

喬樞謹案聿毛詩作曰聿曰古通用字

桑柔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十四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韓詩外傳四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又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十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奉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臣瓊璽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歛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

韓詩遺說

卷四三

五

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

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外傳〕土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六

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喬樅謹案物疲則怨二句舊本無之呂氏春秋

適威篇有此八字趙懷玉核本云案下文云上

下俱極則本有此二語可知依呂氏春秋增入

又案里克卽李克見史記魏世家及呂覽適威

篇里李古字通用漢書藝文志云李克子夏弟

子而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子夏傳詩曾申申傳

魏人李克則克是子夏門人也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

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韓詩外傳六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冢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

又外傳十楚有上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十七

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分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

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

維谷

喬樞謹案毛詩傳箋皆訓谷爲窮阮相國掣經

室集曰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

余正釋天東風謂之

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柳穀

進退維穀穀善也

此乃古語詩人用之近在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即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

韋詩遺說攷

卷四三

六

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此與韓詩外傳言石他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引詩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同義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

字卽明訓谷字也胡承珙曰案叔向引詩尚近於進退皆善之說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又韓詩外傳十申鳴言行不兩全名不兩立與石他事略同則所引進退維谷必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仍當以谷訓窮爲正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爲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窮也段說是矣

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五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九

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又外傳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曰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曰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惟彼不順往以中垢

韓詩外傳五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

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鱧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
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
鳥名曰鵠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
麀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蚤蚤距虛其性
非能蚤蚤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
况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
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
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
詩曰惟彼不順往以中坵闇行也

案今本外傳作蟲坵誤此據詩攷所引又往字毛

韓詩遺說

卷四三

二十

詩作征

喬樞謹案毛傳云中坵言闇冥也箋云征行也

不順之人則行闇冥與韓詩外傳義同往字疑
爲征之論

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
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
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
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
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

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
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
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王有先生者有後生者
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
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
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
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
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曰猶恐懼思索賢佐此
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
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
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
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
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
人迎而復之謚爲昭公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
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
者進乾脯梁粿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
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
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

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郭君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喬樅謹案賈子先醒篇以此爲懷王問而賈君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三

答有先生者以下三生字賈子俱作醒下文竝同趙懷玉校本云謀事而居居字疑當之誤是
以亡也句下舊本無郭君二字案文義補之郭君是也句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十一字今刪

雲漢

蒞彼雲漢昭回于天

韓詩曰對彼雲漢○注曰宣王遭旱仰天也

鈔本批堂書鈔

天部

喬樅謹案遭下舊脫一字當爲旱字本或作亂

非是王氏念孫曰對當爲葑對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被甫田釋文云倬韓詩作剡對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剡則對爲對字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穌碑及干祿字書葑字或作剡葑之爲對猶荊之爲荆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剡故對譌爲對矣王說是也

圭璧既卒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

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樞謹案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邱之祭皇氏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三五

云祭日之旦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此詩二章言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而此章圭璧既卒句承上靡愛斯牲當兼燔柴之玉言之鄭箋僅釋圭璧爲禮神之玉其義未備馬瑞辰曰按古有禮神之玉周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有燔玉大宗伯祀天神禮祀實柴標燎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禋所以報陽也及韓

詩內傳言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是也有埋
沉之玉余疋釋天祭山曰屨縣郭注引山海經
縣以吉玉孫炎曰埋於山足曰屨埋於山上曰
縣此埋玉也釋天祭川曰浮沉邵氏正義引左
氏襄二十八年傳沉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傳王
子朝以成周之寶玉沉於河又定三年傳執玉
而沉此沈玉也又余疋祭地曰瘞埋春官司巫
凡祭祀守瘞鄭注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
則祭地亦埋玉矣禮玉祭畢而藏至燔玉及埋
沉之玉則不復取出故詩言圭璧既卒也又按

說文瓏禱早玉也爲龍文左傳昭公使公衍獻
龍輔於齊侯正義引說文爲証是禱早別有瓏
玉馬說是也胡承珙據毛詩明辨錄不信古禮
柴燎有燔玉之事又據梁書許懋傳言爲早而
祭天地竝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其義
非是詩明言不殄禮祀禮之言煙也煙卽燔柴
之祭彝典禮于六宗鄭注云禮之言煙周禮大
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注亦云禮之言煙詩
生民正義引袁準曰禮者煙氣煙焜也惟禮祀
得該實柴燔燎之祭故尙書大傳煙于六宗卽

作煙字詩維清肇禋迄用有成釋文亦云禋本
作煙魏受禪表煙于六宗史晨奏銘以供煙祀
皆其証也然則韓內傳奉玉升柴之說古有其
禮殆未可以輕議矣

鬱隆炯炯

釋文

〔毛詩釋文〕蘊韓詩作鬱蟲蟲韓詩作炯炯

韓詩傳曰炯謂燒草傳火盛也

華嚴經音義下

案傳火與燒字意複當是傳火之譌

喬樅謹案毛詩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
而雷蟲蟲而熱釋文云蘊本又作焜正義云溫

韓詩遺說

卷四二

三

定本作蘊馬瑞辰曰說文有蘊無蘊云蘊積也
蘊卽蘊之俗字蘊焜溫古同聲蘊鬱雙聲故通
用余疋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荀子富
國篇使夏不宛腸楊倞注宛讀爲鬱暑氣也是
蘊又通作宛宛鬱亦雙聲蘊隆謂暑氣鬱積而
隆盛蟲蟲則熱氣薰蒸之狀也余疋釋訓燼燼
薰也蟲蟲卽燼燼之消說文有尠無燼云尠赤
色也从赤蟲省聲疑燼卽尠之變體尠爲赤色
而以狀暑之薰蒸猶赫爲大赤而詩亦以狀暑
氣也韓詩作炯炯者一切經音義卷四引埤蒼

炯炯熱貌也廣韻炯炯熱氣炯炯出字林古讀同與蟲同音蟲炯皆徒冬反故通用燼通作炯猶說文蝨从蟲省聲讀若同也喬樅謂鬱本訓火氣左氏定二年傳鬱攸從之杜預云鬱攸火氣也詩以火氣之熏比旱氣之熏故云鬱隆炯炯韓詩傳釋炯爲燒草傳火燄盛此炯字本義也字林訓炯爲熱氣炯炯卽本韓詩釋名云熱熱也如火所燒熱也是熱氣卽蒸火之氣玉篇燼熏也集韻云燼本作炯則燼乃炯之或體馬瑞辰又云炯炯通作疼疼釋名疼旱氣疼疼然煩也劉向引詩正作疼疼此說大誤釋名釋疾病云疼痺氣疼疼然煩也一切經音義卷四疼痺下云又作痺脰二形廣雅云疼痛也痺說文濕病也痺不能行也又卷十四疼痛下云又作疼脰二形聲類作癢說文癢動痛也釋名疼痺也俗本痺作卑又脫去也字段氏說文注引釋名改作旱氣疼疼然煩也謂與韓詩炯炯皆爲旱熱人不安之貌而馬遂沿其誤攷素問痺論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凡痺之客五臟者肺痺者煩滿喘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

鼓暴上氣而喘此正釋名所云痺氣疼疼然煩也說文以痲爲動痛者痺論曰痺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又曰痺或痛或不痛痛者寒氣多也其不痛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滯又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筋則屈不伸是痺之在筋骨者或不能屈伸故動則痛也如使疼爲早熱之病則說文痰熱病也胡不釋疼爲熱病而乃云動痛乎又案今本說文痲動病也病字是痛之譌元應引聲類疼作癰今據說文癰痛也尤其確証至馬以劉向引詩作疼疼則不根之言斯爲杜撰矣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三

耗敦下土

韓詩曰耗惡也

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竇皇后紀問息耗章懷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耗卽耗之俗書說文耗稻屬从禾毛聲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耗是耗本爲稻之美者而玉篇禾部云耗敗也引詩云耗敦下土敗與惡義近耗之訓惡此以相反爲義也耗毛詩無訓敦傳云敗也箋云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毛

蓋以數爲釋之假借則耗義當訓惡與韓詩同
大戴禮易本命曰耗土之人醜注云耗土謂疏
薄之地是亦以耗爲惡也

赫赫炎炎

早既太甚濼濼山川
〔補〕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

〔補〕玉篇艸部詩云早既太甚菽菽山川菽菽旱氣也
喬樅謹案菽菽疑當爲濼濼之譌字玉篇又云
本亦作濼毛詩正作濼濼蓋濼字卽濼之省也

也

韓詩遺說攷

卷四三

三

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

公羊僖三十年傳注

君

親之南郊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

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

桓五年傳注

喬樅謹案何邵公注於桓五年不言是韓詩傳
而疏云皆韓詩傳之文者據僖三十一年傳注

引韓詩傳則此亦同可知也

早魃爲虐如炎如焚

〔後漢書章帝紀注〕曰炎炎言熱氣甚韓詩早魃爲虐

如炎如焚

喬樅謹案炎毛詩作燮釋文曰燮音談說文云

炎燎也徐音炎段氏詩經小學曰按韓詩作炎
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憒燎之也蓋毛亦作炎
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憒是其明証李黼平曰
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憒燒如火之焚燎又曰定
本經中作如憒如焚如孔言則當時經有作如
炎者正義从定本也說文憒憂也炎火光上也
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憒爲炎故訓燎
也洪頤煊曰說文炎火光上也釋文引說文炎
燎也與今本異說文二字當爲韓詩轉寫之譌

我心憚暑

韓詩遺說

卷四三

二九

韓詩曰憚苦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憚勞鄭箋云憚猶畏也勞與
苦義近畏亦苦之意也

胡甯疹我以旱

韓詩曰疹重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痲箋云痲病也義與韓異攷
尔疋釋言疹重也疹與疹音同義通疹猶文疹
字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云疹腫也腫與重音

義亦同

瞻卬昊天

薛君韓詩章句曰萬民顛頤印天告愬

文選任昉勸
進賡沈約安

陸昭王
碑文注

喬樞謹案二語宋綿初以為是此詩章句余則
謂當在節南山篇說已見前小雅中今姑兩存
之



韓詩遺說

卷四三

三



